

「日本通」王芃生的感情世界(二)

鍾楊瑞先

恩師推薦公費留日

有時老師愛護提拔門生，媲美父母。張校長孝仲於王芃生返湘後，如漢代扶風郡馬融思念東去之鄭玄一樣。在芃生寫信報告行止時；也正是張校長得知日本陸軍各大學開放，所以保送芃生往日本陸軍經理學校深造。

民國五年冬天，這年王芃生二十四歲，由湖南經北平東渡日本。自軍事學家蔣百里而後，芃生與殷同、汪時璟、李鐵珊同為該校第二期中國學生。

蔣百里為徐志摩表弟兄，後來又留學德國，生有五女，無子。可惜不得天年而終；殷同在「七七」抗戰前，被日本人拉攏。真正參加抗戰的祇王芃生一人而已。

日本軍需學校，將中日學生分開上課；但經理學校並未分開上課；可是上到要緊的筋骨眼兒，就教中國留學生退出教室外；教官悄悄掛上中國地圖，教鞭指向中國青島；告訴學生如何進攻。芃生被摒棄於教室外，怒氣填膺，反日情緒暗埋在心底。

那時歐戰打得如火如荼；芃生於課業外，非常注意國際動態，每天看日本各地報紙十一種，另外還有政論雜誌；有時借朋友的名投稿。國內安福系要人秘密到日本來，又悄悄離去，感慨之後，寫了一首詩：

輕薄東風苦雨時，透春聞有出牆枝。
危樓獨有如秋意，花落花開總未知。

民國七年，此時芃生二十六歲，於日本陸軍經理學校畢業前往日本被服廠、糧秣廠見習三個月。

隨日軍出征俄羅斯

民國七年夏畢業於經理學校，又實習三個月後；為西伯利亞問題，日本要出擊俄國。芃生要以見習勤務名義，隨軍出征；日本不肯。他的恩師張校長與經理校長木村說項，遂允許芃生以見習後方勤務，與同學李鐵珊由朝鮮，東三省，赴西伯利亞。天寒地凍，東北氣溫冬天常在零下二十度，李不欲行，分道揚鑣。

塞外苦寒難受，芃生過長春時，正是滴水成冰的冬天。見當地人，有錢人家有洋爐子（燒煤

火爐）；無錢的人，家家有火炕取暖，坐上去很溫暖。芃生徜徉街頭，唇上短鬚結了冰花。——也是奇觀。

到哈爾濱，見一日本特務工作者，他叫小磯國昭接承福島安正之餘緒，正在飛揚跋扈，口中不斷出狂言：謂滿洲與中國應分開建國；言談之間，充滿霸氣。果然「九一八」事變前，小磯國昭派駒井德三去東北策動事變；草擬所謂「滿洲建國方案」後來小磯國昭做關東軍參謀長。

在赤塔，正趕俄國人過鬼節，（華僑稱鷄蛋節）日本人大庭黑澤是製造「遠東共和國」者，拿出最好的俄國烈酒叫「沃特加」，碰杯後，好像非乾不可，芃生喝大半杯後，不久，已人事不知。第二天下午躺在中華商會床上，舌乾口燥，聲音嘶啞；後來知道酒醉倒地，被人擡到中華商會，方知昔日大禹為何「惡旨酒」。至此方知身為外交官、軍人，善飲固然能廣結人緣，不飲更佳。以後芃生自己控制自己：不喝酒！

芃生算旅費不多，折返滿洲里，訪問日本第七師團司令部。忽然問：

「王武官在赤塔久，一定有特殊心得。」想

起在火車上，日本憲兵表面上照料，實在是監視。火車抵長春，兵站司令官，及經理同學三人，已到站迎接，堅邀住兵站司令部。凡生想收集的日本資料，怕他們搜查。騙他們說：

「旅途勞頓，想享受純中國式洗澡、擦背；明天再叨擾如何？」

來到長春福順客棧，問茶房有否往奉天（瀋陽）或北京旅客？

後來一女旅客，往奉天青年會，凡生把收集的資料封好；凡生於資料送走後，將一些無關緊要資料展示監視他的日人面前；凡生裝瘋賣傻與他們赴日本料理吃喝，於監視他的日本人面前，提些優問題。有點像張飛將軍，粗中有細啊！

回到奉天青年會，取得資料袋，再折返北平。張校長允許校方代印心得。

殷同來訪又赴外蒙

不久，殷同來訪問凡生說：

「知道你好旅行；現在正組織參謀旅行團往外蒙古，未經你同意，把你名字寫上了。」

於是五部汽車，由北平經老爺廟出張家口，沿公路向庫倫出發，四日到達。

往日獨自征塵；現在軍隊成行。看日本人出兵西伯利亞到蒙古以前，遇見騎兵旅長吳金聲，告訴他四戒：

一、入蒙古包不能提手杖或棍子，應置戶外左側；不然表示要趕走牲畜，或使牲畜發瘋。

二、夜宿蒙古包，夜間如出外解手，一定要通知主人看住狗，北方狗既大又凶。

三、不可靠近主婦。

四、以井水為家，未天黑先找落腳處。

其實如果帶些釘子，小刀，火柴到蒙古做生意，可以換得些上好的羊皮呢。

日本出兵西伯利亞，及後來的參謀旅行團，已成陳跡；在日本重逢日本朋友，談及往事，作了一首七律贈他：

有為未必勝無為，五十塵勞亦濫等。
烈士殉名狂士笑，前人哀古後人噫。
事爭成敗皆塵土，理析微芒空是非。
紅葉如君老猶媚，只應長醉不須辭。
看他這首詩，他心中似乎有些老莊思想。

原薪東京帝大進修

民國八年，這年凡生二十七歲。在北平煤渣胡同軍需學校教書，月入六十銀元；在苦學生凡生看來，這是龐大數目。聽說各軍事學校畢業生，可升帝國大學進修；他嚮往的是東京帝大經濟部研究；商得張校長同意，支原薪停職進修。張校長同意，帶薪進修。

那時日本生活程度尚低，又想可以寫稿賺得一些額外收入；於是寫信請他老友東遊日本，也教弟義生，妹柳貞，小妹快貞，原配張氏一起來日本。老友遊歷不久回湖南。義生至日本學鐵道；妹柳貞進高等女校，妻張氏在家中燒飯。

一個人的費用，分配多人開支，自然不足。柳貞責備她嫂子不會買菜，伙食不好；張氏也抱怨；爭吵不已，凡生祇好躺在床上捶自己的胸，拿剪刀表示要自殺，姑嫂爭吵方停止。

到吃飯時，凡生總推說他不餓，請大家先吃；他拿本書在看；等大家吃飽後，他方開始吃，把所有的殘羹剩菜，一掃而光。不久張氏有孕，可是血崩流產，於日本慶應大學醫院，子宮被割除；張氏琴嘯認為不能生育，勸凡生另娶。——後來一直住湖南故里。以義兄妹稱。

書屋搜古結識多士

東京的舊書屋，是凡生課餘的好去處。他如饑餓的人在覓食；他專找舊雜誌、舊書報。所以舊書店老闆多半認識了他；也認識了些日本朋友，常有詩文往還。更認識了臺灣人士蔡培火；也在舊書屋結識了湖南人龔德柏。龔在日本八年，一直讀高中，未上大學，也是怪事。龔與王凡生彼此欣賞，都堅持要愛國反日；並且在日本都研究日本的野心及缺失。龔向王保證：「對反對日本宣傳，一定全力以赴！」

那時候，日本東京有中國留學生學術研究會，外交研究部推王凡生主持；龔德柏很熱心搜集日本野心侵華罪狀，龔王那時成爲莫逆之交。鑑於「巴黎和會」之失敗，所以在當時凡生與龔德柏等，找尋資料編就：

「華會之預測，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綱目。」
民國十年，這年凡生二十九歲。美國總統威爾遜發起華盛頓會議，並於八月十日發出請柬。留學生爲彌補「巴黎和會」痛苦經驗，趕快由王凡生等編的「華盛頓會議之預測與中國應有之準備」，印成小冊子，以便廣求證據。

凡生將若干平日蒐羅的秘密證件携去印刷，

(二) 王其生情感世間

小冊子內容豐富。王其生將這小冊子送給他老師胡子靖；胡子靖又轉交汪大燮；汪被當時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顏惠慶邀請，請汪為赴華盛頓代表團的高等顧問；然而汪因為看過王其生所編的小冊子，非常激賞，推薦王其生代替他。因汪自認老了又有氣喘病；顏惠慶請王其生一見，汪說不如打電報約請王其生。此是王其生踏入外交界的第一步。

王其生忙着整理攜帶的文件。日本人所辦的順天時報，早已登出來：

「汪大燮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高等顧問，薦王大楨代」大楨即王其生。

後來根據華盛頓會議，將青島從日本人手中收回。王其生也做了青島市科長。青島祇三十多萬人口，因為政治有特殊情形，同時工廠也很多，所以成了院轄市。

其實王其生還強調四點，可惜未列入議程：

- 一、要求日本撤退駐軍警察。
- 二、禁止日本國兵輪出入內河。
- 三、證明柳條溝事件，日本一貫侵華作風。
- 四、撤退日郵電局。

華盛頓會議除了收回青島外，其他並未列入議程，王其生用心寫的備忘錄，趕快找人翻成英文，印了三千冊；這樣情形下，也許是他日後找英文非常好的鍾賢英為妻子的原因吧？

王其生赴美參加華盛頓會議，東京帝大尚未畢業，指導教授高野岩三郎博士說：「補交畢業論文即可。」他的畢業論文題目是：「由社會眼經濟眼論日本民法。」文中指出日本許多民法缺

點；日本當時很有雅量容忍不同意見。

赴華盛頓會議有全權代表施肇基、顧維鈞、王寵惠、及王其生等。王其生提案，也許人微言輕，並未列入，他填了一首詞：

記華盛頓會議，會外交涉，約還青島

燈明華府，
初試霓裳舞。

偶趁餘歡探塵緒，
不是尋常倚侶。

迎來七寶香車，
阿儂碧玉年華；

細數前塵如夢，
伊人秋水兼葭。

民國十一年二月六日，華盛頓會議閉幕。日本答應歸還青島，然而延至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方實現。

學成歸國宦途坎坷

王其生十一年回國，就業問題，頗費張羅。多年來，除了恩師張校長外，他是政壇上「既無叔伯，終鮮兄弟。」孤軍奮鬪。他自己分析自己：除信仰三民主義外，又信佛教，又受舊俄小說家脫爾斯泰影響。其實他有濃厚的老莊思想——尚清談，常跟人通宵達旦地談話，樂此不疲。

學成歸國宦途坎坷

讀過軍校應帶兵，但他深度近視，八字眉，倒三角眼，矮胖胖地，缺少威儀。他自認非將兵之材。

民國十一年，王其生三十歲，由王正廷介紹，

擔任魯案調查部副部長，公產及鐵路兩評價委員，青島接收委員。接收後，任「殘務整理」主任委員，及「膠澳督辦公署政務處長」，兼任「法規編查」委員長。

官衙一大堆，以為無用；但有人要運用他。

吳佩孚要收買海軍

吳佩孚，這秀才出身的北洋軍閥，要「膠澳」籌鉅款收買廣州海軍，每月要負擔七十萬銀圓，要王其生起稿；他愛心如焚，勸熊炳琦去電反對，大觸吳佩孚之怒！遂與熊炳琦同時辭職。改任山東統計講習所所長。教授「中國歷代統計制度及思想源流。」

久旱不雨對天放砲

民國十四年張宗昌做了山東的督軍。出身草莽，人稱狗肉將軍身材高大如一黑塔。上任以後，正逢久旱不雨。下令砲兵出動，對天空放一砲，並且張宗昌罵着說：

「你是什麼老天爺？這麼多天不下雨？」

說也奇怪，不久甘霖普降。張宗昌雖然出身貧困，然而做了督軍後，忽然向一位老學究跪下

說：「老師：收我做學生吧！我也沒有讀過大學，也沒讀過二學（指中學），行行好，收我做學生吧！」

據說這老學究也真教了他些文章。

古人是「學而優則仕。」這些軍閥是先做官，再讀書。如馮玉祥就是如此，做了軍長，司令

以後，方纔想起來讀書，從北平請了很多大學生做家教，教他英文、國文、地理、歷史，但何其遲耶？一個人讀通萬篇名著方稱得上「通儒」，處理事情方有定力。

張宗昌做事專橫跋扈，遭受山東地方士紳反對。為首的有夏繼泉，利用張懷斌的實力；凡生因同情他們的想法，也參加反張宗昌行動，八里莊事敗，有人被捕，有人被殺；凡生化裝老百姓，由青島坐船，潛往日本。

三度赴日鑽研古籍

在船上感慨多端，作了一首七律：

風濤萬丈襲孤舟，舟自悠悠水上浮。
樓閣到時消海市，煙霧招我住瀛洲。

回看故國微如髮，轉覺餘生輕似鷗。
偶問同船殊意緒，歸人歡喜去人愁。
又來到日本，故地重遊，輕車舊道。立志研究日本的古文，及古書，發現日本有些歷史近似神話。又不斷購置日本圖書雜誌。

凡生多少年陸續續續買書，新的，舊的，像日文的「中央公論」「改造」「日本評論」「外交時報」都是從創刊號存起；中文書更不計其數。因抗戰時，執教於沙坪壩的中央大學；身後他的藏書都捐給中央大學。

凡生的日本朋友很多，每次拜訪朋友家，都要脫下鞋子。上場塌米（草蓆）往往使他自己不安；現在雖然不必用包脚布了，但是襪子常常是破的。登堂入室，穿破襪子，也不大禮貌，祇好說：

「我有脚氣病，我襪子剪了洞通氣。」
以後親友以他的話為趣談。

化名回國參加北伐

民國十五年，凡生三十四歲。在日本接何鍵電報，約他做參謀長；他想想也該參加北伐了。

到了上海，聽說孫傳芳在南京，到外國輪船上捕殺革命幹部顧團長；他就化名「大田一貞」乘日本輪船，沿長江逆流而上回湖南。

日本輪船叫南洋丸，船過南京時，大家默不作聲，恐軍閥阻攔或捕殺。凡生作了一首七言絕句詩：

久別遼東化鶴歸，樓船鐵鎖舊痕稀。

近鄉不作還鄉夢，誰識王曾老布衣。

這日本船在離開南京後，西溯至北伐革命軍範圍，氣氛馬上變了！臥船稱病的，喬裝避人的，蜂擁而出，出現餐廳，高談闊論往事，或交談新聞。他看見孔祥熙部長，也看到孫夫人宋慶齡，都笑容可掬。

夜晚夢見武漢革命時，槍砲聲隆隆，如農曆年除夕；驚醒後再用前韻寫一首詩：

萬里風濤一艇歸，舊時陳跡認依稀。
驚心十五年前事，烈魄英靈詔布衣。

唐生智當時為第八軍長，要凡生為第八軍上校參謀；不久何鍵為八軍二師師長；要凡生做二師的參謀長。
(未完待續)

中外文庫之二 袁世凱傳 增訂再版

章君穀著 全一冊台幣一五〇元

袁世凱於光緒八年到朝鮮迭次平定大亂，獲得韓王李熙的信任，把持朝政，儼然監國，使中國在朝鮮的宗主權，不然為之一振。袁世凱在朝鮮十二年間是他一生的事功最顯赫的時期，同時也是他飛黃騰達，青雲直上的初階。這一段史實，波譎詭秘，瞬息萬變。然而若干年來，却無完整而信實的記載。現經名作家章君穀搜集史料，以生花妙筆寫袁世凱一生中最精采的一段時光，全書廿餘萬言附林光灝著「袁世凱和汪精衛」共四百餘頁，另有珍貴插圖，歷史鏡頭，全一冊合售一五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